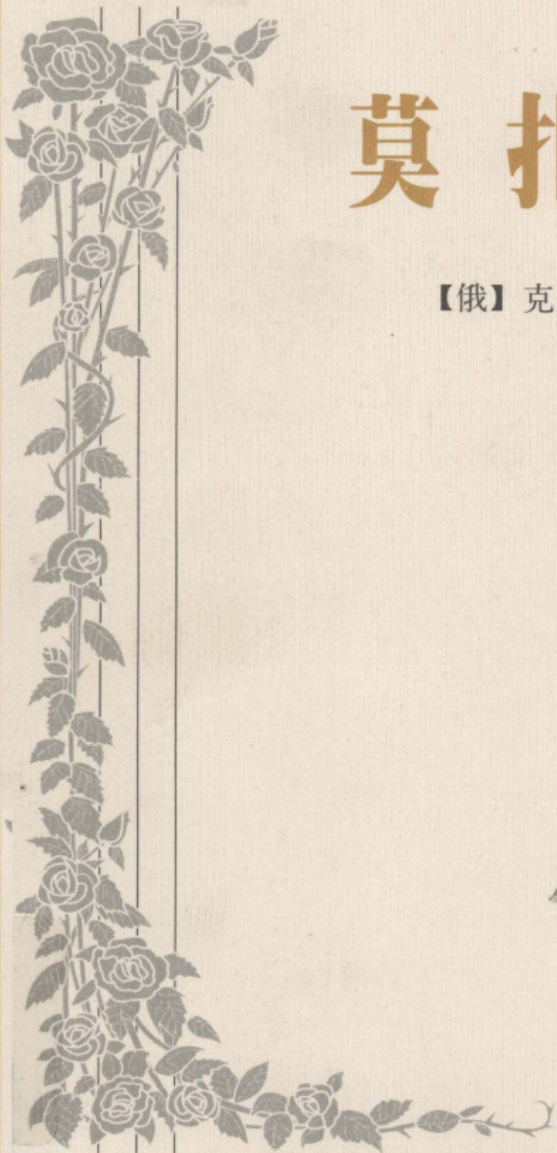




星座传记丛书


WOLFGANG MOZART



莫扎特传

【俄】克列姆涅夫 著
吕剑英 译
冯天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WOLFGANG MOZART

(1756-1791)

ISBN 7-5350-2520-X



9 787535 025203 >

ISBN 7-5350-2520-X/K · 10

定价：18.80 元



WOLFGANG MOZART

莫扎特传

【俄】克列姆涅夫 著

吕剑英 译

冯天向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98-002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扎特传/(俄)克列姆涅夫著;吕剑英,冯天向译.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5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520-X

I. 莫… II. ①克… ②吕… ③冯… III. 莫扎特, W. A. (1756 ~ 1791)—传记 IV. 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075234 号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9

本书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59 年俄文版译出

版权所有:波·格·克列姆涅夫

本书中文版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授权,由海燕出版社独家出版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 话:5724903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5 字数 209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18.80 元

▶ 目录

第一章

- 故乡 / 1
- 家庭 / 4
- 出生 / 11
- 童年 / 13

第二章

- 在维也纳 / 25
- 赴欧旅行演出 / 34
- 最初的歌剧 / 48
- 在意大利 / 61
- 重返故里 / 70
- 求职 / 82
- 初恋 / 95

第三章

- 巴黎之磨难 / 105

《克里特王伊多梅纽斯》/120

来之不易的自由/126

《后宫诱逃》/132

自由翱翔/141

《费加罗的婚礼》/149

《唐璜》/165

第四章

穷困之煎熬/180

《魔笛》/187

《安魂曲》/204

出殡/215

沃尔夫冈·阿梅德·莫扎特的生平和创作年表/226

▶ 第一章

故 乡

一条山路蜿蜒曲折，一直往上通向山顶。从低矮的云杉后，能看见另一座陡峭的山，山顶光秃秃的。山路边有一块长满青苔的石板。从那微微泛白的有孔隙的石板上，露出几个罗马数字。这块石板是古代通向罗马的殖民地尤瓦乌姆的许多路标柱中一段柱子的残余。

从这里眺望，城市清晰可见。它所处的位置正是以前古罗马的殖民地。

这就是萨尔茨堡。

天下着蒙蒙细雨，城市毫无生气，仿佛长时间的雨使它黯然失色。在灰蒙蒙的烟雾下，依稀可辨一座座有高大山墙的宫殿、一排排连接大街小巷的拱廊，以及把城市一分为二的水流湍急的萨尔察赫河。高耸入云的教堂和修道院的钟楼随处可见。许许多多五至六层，宛如与山紧贴在一

起的楼房傍山而立，一座接一座密集地紧挨在一起，一直往上延伸。四面环山的城市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往高处。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妙的城市：一座座饰有雕塑喷泉的广场、雄伟的宫殿、巍峨的大教堂、美丽的小教堂，市区有横空高架的柱廊和玲珑精巧的列柱，市郊有拥挤弯曲的小巷。市中心有金壁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郊区有昏暗的中世纪房屋。在高高光秃秃的山顶上显现出一座阴沉沉的城堡。当迷蒙的尘雾笼罩山峰时，城堡厚重的墙仿佛悬在了空中。

市内狭窄的小巷令人联想起蜘蛛网，而城堡则是守护着自己住所的蜘蛛。

很久很久以前，尚在11世纪初就建起了这座城堡——萨尔茨堡人抵抗外敌的防御工事。的确需要防御，萨尔茨堡是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它先是落到了城市的主宰者之手，而后落到了整个公国的主宰者——主教和大主教之手。萨尔茨堡周围到处是富饶的金矿和当时价值仅次于金子的石盐。难怪位于此地的城市和河流的名称都和盐有关——“萨尔茨”源于德语中的“盐”。

从那时起，一贫如洗的穷人就起早摸黑在山区辛勤劳作。从阿尔卑斯山脉袭来的暴风雪抽打着他们穿着褴褛衣衫的身体，石盐腐蚀着他们赤裸的双脚，一次次山崩活埋了无数生灵。而大主教的国库永远装满了金子。

天主教的神父们和大主教是本市及诸侯国拥有无限权力的主宰，他们残酷地剥削矿工、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教会统治下的萨尔茨堡人民的生活远远不如非宗教的封建主统治下的邻近公国和选帝侯国的人民。

萨尔茨堡诸侯国是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一员。帝国由362个公爵国、侯爵国、男爵国、王国、公国、大公国和帝国自由市组成。它们各自独立并且相互为敌。

几乎在每一个这样非常小的国家里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他独断专行、恣意妄为，过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想象还有比这种昏君的统治更可憎可恶的事了。

除国小人民少的统治者以外,欺压百姓的还有贵族——一群贪官污吏。他们践踏无权的人民,剥夺他们最后的一份口粮。

统治者的欺压发展到了贩卖人口的地步。王公们经常把自己的臣民卖给别国当炮灰。每个士兵可卖到100至150个塔列尔^①,每个阵亡士兵可卖到500至600个塔列尔。王公们热衷于有更多被卖的士兵阵亡就不足为怪了。譬如,黑森-卡塞尔王储在一次战役后曾对自己的陆军大臣说:“上校,我提醒您,守卫塞尔莫皮莱山口的300名斯巴达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如果我们黑森人也同样如此,我会感到幸福。请转告明道尔夫上校先生,我对他的行为极其不满,托付给他的300人,在整个战役中才死了10名!他未必能使自己的士兵具有应有的勇敢精神。”

总之,如恩格斯所说:“……处处是肮脏的行为和利己主义……一切都腐败透顶。”

萨尔茨堡的大主教们习惯了过阔绰的享乐生活。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豪华宫殿的巨大开支、不计其数的喜庆狂欢,最终耗尽了萨尔茨堡统治者们似乎取之不尽的财富。到了18世纪上半叶,大主教的国库衰竭了。为了稍稍稳定一下动摇的根基,主教大人将人民脖子上的绳索拉得更紧了。

在宗教改革——与新教斗争的旗帜下,身为神职人员的天主教大主教,竟然用剑与火来镇压民众中的一切不满。

于是,成千上万名萨尔茨堡新教徒被放逐到北方。城市的街道上满目凄凉,缓缓行驶的四轮马车上装着破烂不堪的家用什物:桌、椅、床、锅、枕头、褥子、家禽笼子,行李上面是孩子、老人、母亲和婴儿。那些年轻一点的人竭尽全力推着大车,助疲惫不堪的马儿一臂之力。

从那时起,萨尔茨堡彻底地成了黑暗的天主教势力的顽固堡垒。凡是倔强、执拗的人都遭到了残酷地镇压。法庭实行快速判决,通常是处以绞刑。无怪乎同时代人描述萨尔茨堡的日常生活时用了习以为常的口吻:“今天早上有人被绞死,晚上演出喜剧,明天举行假面舞会。”

^① 德国的旧币,1个塔列尔等于3马克银币。

而在秃山上,在这阴森不祥的气氛中,城堡仍然耸立着。不过,它的使命已有所改变。大公把自己富丽堂皇的巴洛克风格的府邸建造在市中心,而城堡变成了监狱。

市民们上街时,每次都要提心吊胆地往山顶打量,那里隐约可见庞大沉重的塔楼。

家 庭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日,在那座山顶上(从这里望去,城市清晰可见),有个人坐在有罗马数字的石板上,他伸直了腿,全身向后仰着。长途跋涉后筋疲力尽的旅人就是这样坐在风雨中的。

山下,在灰蒙蒙的烟雾中,横卧着一座陌生的异国城市。

此人摘下帽子,抖落掉帽子上的雨水,又将它戴上,低低地扣住脑门,然后从路边石头上站起来,往前走去。他走得快而急促,手杖不时挑起路边的碎石,石子簌簌响着急遽地往下滚去。此人身材高大、匀称、魁梧。他大步流星地顺着坡道往下走,仿佛追逐嬉戏着石子。由于匆忙赶路,他的两腮通红,灰色的眼睛看起来变成了蔚蓝色,轮廓分明的嘴微微张开,薄薄的嘴唇两角愈加下垂,鹰钩鼻两侧向坚毅果断的下颏延伸的皱纹显得更加清晰。

他在城门口被拦住。城门上爬满发黄的常春藤,高高的拱门上钉着一只盾形徽章——一头垂首的公牛,这是萨尔茨堡的城徽。

不知是料子粗糙的破烂披风令人不信任,抑或是挎在他颈项上露出小提琴盒盖的干瘪的布袋不讨卫兵喜欢,抑或是由于卫兵全然寂寞地站在城门边而无所事事,总之,旅行者被拦住了,卫兵要求他出示证件。证件上写着:

“利奥波德·莫扎特,1719年生,天主教徒,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生于

帝国自由市奥格斯堡。”

莫扎特家族很久以来就定居于奥格斯堡。利奥波德的曾祖父达维德·莫扎特1635年从农村来到奥格斯堡。苦难贫困的乡村迫使他到城市谋生。他长得敦实、强壮，渴望劳动，坚忍不拔，经过37年的漂泊，终于冲破行会限制的壁垒，取得了从事手工业的权利，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心灵手巧的泥瓦匠。

他教育培养儿子们热爱劳动。三个儿子都像父亲一样，顽强不屈、孜孜不倦，灵巧麻利地建造房屋。也许，那个年代矗立在奥格斯堡的许多优质房屋坚实的墙就是莫扎特父子用双手垒就的。

小儿子弗兰茨（利奥波德的祖父）对自己手工业者的职业并不爱好。弗兰茨的大儿子格奥尔格（利奥波德的父亲）喜欢皮革和木头甚于石头和石灰，因此成了一名装订工。格奥尔格娶了织工的女儿安娜·玛丽娅·朱利采。他们生了许多孩子——六男二女，但活下来的只有三个。那个时代，儿童大量地死亡。

莫扎特一家像其他贫困的手工业者一样，生活艰难。帝国自由市的统治者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精英，愚蠢而又贪婪，他们对百姓的奴役甚于封建王公。

利奥波德·莫扎特一生都不会忘记奥格斯堡市政厅内散发着鼠味儿的阴暗走廊。父亲整日守在市政厅大门旁，只要一有市里的头儿出现，格奥尔格·莫扎特就从长凳上跳起，强作欢颜，卑躬屈膝，只为了得到低报酬的订单！晚上，他殷勤地在家招待自己的恩人，母亲则匆忙将孩子们领到别的房间。

一到早上，他又赶到市政厅去，并总是手牵儿子，这样使人更感可怜，容易博得同情。又是等待、鞠躬、讨好地微笑。因此，家里才没有断过顿。

格奥尔格有意培养三个儿子都成为手工业者，两个小儿子——约瑟夫和弗兰茨顺从地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能干的装订工。大儿子利奥波德却选择了另一条生活道路。非凡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很快向小伙子提示：要摆脱他们生存的日复一日的琐碎、繁重劳作的沉闷而又单调的手工业行业的狭小圈子，惟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学习。

知识就是力量。利奥波德·莫扎特很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白这一点后,他就竭尽全力去达到目标。

他的血管中流淌着坚忍不拔、热爱劳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血。这对他并不是无益的。他尽可能在自身发扬这些特点,尤其是热爱劳动和为达到既定目标而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以后培养自己的儿子也如此地顽强不屈。

利奥波德顺利地读完小学和中学,16岁考入离奥格斯堡不远的耶稣会高等学堂。这所学校只通向一条道路——成为神职人员。但是利奥波德并不向往这一职业。虽然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不喜欢神父。而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直占据着他的心,那就是对音乐的狂热爱好。他把学习以外的闲暇时间全都花在小提琴上,杰出的天赋、出色的辨音力、惊人的记忆力——这一切使他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一名优秀的乐师。

早在教会学校时他就多次参加演出——学年结束时,在校庆活动中出演学校排演的戏剧中的角色。

利奥波德越来越经常地思考这一问题——如何摆脱耶稣会。顺利地教会学校毕业助了他一臂之力。作为奥格斯堡僧侣的优秀学生,希望继续深造,将来成为一名神学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耶稣会的神父们毫无顾虑地允许18岁的利奥波德去萨尔茨堡。他们不仅允许,而且还提供了最好的推荐信。

多年以后,利奥波德不止一次暗自发笑,心满意足地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如何“牵着神父的鼻子走”。

于是,1737年秋天,利奥波德·莫扎特徒步来到萨尔茨堡,成为一名大学生。

勤奋、好学、渊博的文化素养都有助于新大学生的学业。第二年夏天,他出色地通过升级考试,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但在1739年,他的名字被从学生花名册中除去:利奥波德停止上课,不再学习——旧时的狂热重又占据了他的身心。

原因在于,萨尔茨堡完全充满着一种不同于没落的奥格斯堡的氛围。

在萨尔茨堡的生活中,音乐从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主教们尽量仿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王公,喜好炫耀奢华,在宫廷供养乐师和歌唱演员,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意大利人。当利奥波德·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定居时,大主教的宫廷乐队由33名乐师组成。合唱团的30名团员中,有合唱团员和独唱者,其中不包括演唱教堂音乐作品的15名男童。

频繁的节庆活动、隆重的巡游、戏剧演出、假面舞会、谢肉节的山地滑雪、几乎天天举行的宫廷音乐会、宗教祈祷仪式:在宽阔的教堂广场和大街上,在宫廷和教堂里,萨尔茨堡处处响彻着音乐声。年轻的利奥波德沉醉于汹涌澎湃的音乐河流之中,音乐占据了他全部心灵。尽管有点不可思议,但习惯于步步小心的利奥波德·莫扎特的心声战胜了理智。这个奥格斯堡装订工的儿子一向审慎从事,这回却毅然拒绝了通向仕途的平坦大道,踏上了曲折而无保障的小径。其实,乐师这一职业在那个时代并不受人尊敬。乐师的地位最多与听差相当,有时还不如仆役、厨师或马夫。一个侍候世袭公爵日常起居的近侍的社会地位大大高于一名优秀的乐师,而且,他的薪俸也比乐师多得多。

但是,利奥波德·莫扎特不是轻易放弃自己计划的人。他咬紧牙关,抛弃骄傲,牺牲自尊,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迈向既定目标。

在萨尔茨堡教堂堂长图恩伯爵处谋得一个职位并不预示着什么幸运。然而,20岁的哲学学士还是当了伯爵的听差。堂长仿效大主教,一心想以音乐艺术的爱好者和庇护者而闻名。利奥波德盘算着,他必将以自己的音乐知识投堂长所好,并借助他的势力出人头地。

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图恩伯爵的侍役利奥波德·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的音乐圈子里很快获得了知名度。最初的一批作品——由他亲自作曲的六部小提琴和低音提琴三重奏——是献给“父亲和恩人”图恩伯爵的。这些作品获得了成功:它们满足了伯爵的虚荣心,说明他拥有了自己的作曲家。三重奏作品同样博得了城里乐师们的喜爱。其实,这些作品与宫廷乐师们的许多类似作品相比,并无出众之处。但在这些作品中,年轻的作曲家显示了他作曲规律方面不可轻视的知识。

最初的成功并没有冲昏利奥波德的头脑,他再接再厉,进一步完善小

提琴演奏,不断地作曲。利奥波德作曲时遇到难以置信的困难,旋律的产生不顺利,断断续续,因而不得不长久地考虑每一乐句,有时几次三番重写几乎每一小节。但是他战胜了困难,在大主教的宫廷里演出了一部接一部的合唱曲:《基督出殡》、《基督审判》,以后又在大学里演出了拉丁文台词的校园讽刺歌剧《Antiquitas personata》^①。

渐渐地,利奥波德·莫扎特在萨尔茨堡音乐界中的名气越来越响。于是,他于1743年终于被接受为大主教宫廷乐队的第四小提琴手。

这是他第一个重大的胜利。从此,他能够彻底地献身于他所热爱的事业——音乐。学识渊博、才智超群的利奥波德·莫扎特很快就从萨尔茨堡众多的乐师中脱颖而出。这是很自然的——宫廷乐队虽由出色的乐师组成,但许多人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惹事生非者、酒鬼和骗子。利奥波德本人曾在一封信中生动地描述过萨尔茨堡乐师中的不良习气:

“这事发生在艾尔岑贝尔格大厅内,最后他们都喝得烂醉,勾肩搭背,排成一个环形,去碰撞悬挂在中间的菱形吊灯或悬挂的烛台,敲碎杯盘和其他物品,以致这些破碎的物品只得送往威尼斯去修理。”

谦恭、文雅、深明事理的利奥波德完全不同于自己那些胡闹的同事,他还被提拔去教授乐队里的男童演奏小提琴。他很快显示出自己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而且还是一名思想深刻的教育家。

1756年,他出版了《小提琴实用基本教程》,这本著作使他驰名整个欧洲。使利奥波德·莫扎特有理由自豪一生的这一小提琴教学法获得了应有的极大的成功。它被翻译成法语、俄语、荷兰语和其他语言,在短期内一版再版。利奥波德·莫扎特的小提琴教学法直到19世纪中叶都没有失去其作为参考书籍的价值。

在这一套教学法中,我们看到利奥波德·莫扎特是一位具有精细鉴赏力的出色的音乐家,他精通当时的音乐理论和教学法。

此外,利奥波德·莫扎特还证明自己是个创新者和聪明的有远见的教师。他是同时代人中第一批指出小提琴演奏中右手技巧和左手技巧同

^① 《虚假的忠于古风》。——原注

样重要的人之一。在他之前的小提琴教学中,认为训练左手手指的灵活性是最为重要的,而他却正确地指出,教会小提琴手完美地运弓也同样重要。小提琴音色之优美和悦耳的表现力都取决于此,而这是小提琴这一“乐器中歌唱之王”的最美妙之处。

利奥波德在从事教学的同时,从不放弃作曲。他的创作丰富多样,认真而优秀,就像他一生中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样。渐渐地,他赢得了著名作曲家的声誉。

使他驰名的是一些即兴而作的标题音乐:《雪橇滑行》、《维也纳套曲》、《乡村婚礼》,以及其他一些作品。这些乐曲大多展现了当时的风俗画卷,富有表现力和真实性。它们的内容被明确地标出,用真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加以表达。当然,这种现实主义手法略显质朴和粗糙,有时近乎自然主义。在乐器法中,它们显得相当悦耳、优美、新颖。利奥波德·莫扎特像自己的萨尔茨堡同事一样,很乐意在乐队中使用一些不常用的乐器,如钟琴、木笛,经常要求长号独奏,并广泛地使用民间曲调。

1755年,利奥波德·莫扎特收到来自遥远的莱比锡的一封信。信中称,音乐学术通讯协会吸收他为该协会会员。这样的荣誉远非所有的音乐工作者都能有幸获得。

确实,荣誉不少——这固然令人兴奋,但是钱太少,这引来了沮丧和麻烦。不得不靠固定的20佛罗伦^①月薪生活。可他并不是单身一个人,还得养家。1747年,利奥波德·莫扎特娶安娜·玛丽娅·贝特尔为妻。

安娜·玛丽娅·贝特尔1720年生于离萨尔茨堡不远的圣吉尔根小镇。她的祖先都是朴实的体力劳动者:曾祖父是马车夫,祖父是制帽工。安娜·玛丽娅的父亲沃尔夫冈·尼古拉乌斯·贝特尔是一个具有音乐天赋的人,他是一名歌手,长年以此谋生。除此之外,他还尝试为剧院写剧本。然而,乐师、作家和歌唱演员都不是稳定的职业,对审慎行事的他没有诱惑力。他宁可在萨尔茨堡大学学习法律,只在闲暇时研究艺术。但他没有从大学毕业,看来是钱不够。然而,这并不妨碍受过教育的精力充

^① 旧时佛罗伦萨的金币或银币,后来在欧洲许多国家流通。

沛的贝特尔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他成功地谋得了霍滕施泰因城堡管理人的职务,这个职务一般只有贵族或官宦子弟才能担任。

贝特尔将城堡管理得相当成功:霍滕施泰因统治者的钱包鼓了起来,而管理者仍然囊中羞涩。沃尔夫冈·尼古拉乌斯敬业而无私,尽管这一职位是肥缺,但他并未使自己多得一个佛罗伦。因而,当安娜·玛丽娅4岁那年他突然撒手尘寰时,他们家竟一文不名。陷入困境的贝尔特利一家只得迁往萨尔茨堡城。

安娜·玛丽娅自幼受苦:在穷困中长大,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做繁重的家务中度过的。但从未见她垂头丧气,她生性快活,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往往将痛苦驱走。明快的、萨尔茨堡式略带粗野的幽默、丰富的想像力,帮助她战胜贫穷。家里整日歌声不断,她喜爱唱歌,而且还是个能手。

这个矮小、柔弱的女孩长着一对温和、善良的眼睛,她的微笑安详,脸庞略长,显得柔和优美。在这个姑娘身上蕴藏着无比的生命力,她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就像牢牢植根于土地的纤细柳枝,只在狂风骤雨袭来的瞬间稍稍弯下腰,而后再挺直了身躯。

利奥波德认为安娜·玛丽娅是温柔、有爱心的伴侣,忠实的朋友,温顺和勤勉的助手。互相爱慕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爱情伴随着他们共同生活了一生。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共同生活里,他们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同甘苦共患难。总之,他们如同普通的互相深爱的人一样,虽然生活充满着艰辛,但他们却感到幸福。

他们家里形成了一条永远不可动摇的规矩:利奥波德是一家之主,他的话不可更改,是不容违抗的法律。不过,他运用自己的权力非常适当。他并不是家庭的暴君,而是细心、公正、严格、聪明的一家之主。因而,这个家庭总是充满着祥和、宁静、和谐的气氛。

莫扎特夫妇是世上罕见的一对既美丽又和睦的伉俪,令萨尔茨堡人非常羡慕。

但是,只有一件事是他们幸福中的阴影——孩子的频频死亡。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相继夭折,只有第四个孩子,即女儿玛丽安娜活了下来。她于1751年出生,那一年她的父母已30开外。

小玛丽安娜——家里亲昵地称她为南内尔——自幼就显露出非凡的音乐天赋。父亲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小女孩总是躲在昏暗的房间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他为学生授课。而后，在和玩偶玩耍或和胖胖的和善的女仆特蕾莎在居家附近散步时，她总是哼着在父亲授课时听到的曲子。她用尖细的、无拘无束的童音唱着，但完全正确。

然而，父亲无法给女儿以正规的音乐教育：大主教宫廷乐队第四小提琴手有许多事要做。每天长时间的排练、音乐会、宗教事务、为童声合唱团上课、个别授课、作曲——这一切占用了他大量时间。此外，灾祸总与他相随。南内尔出世后，又有两个孩子像先前的三个一样相继死去。

更何况，安娜·玛丽娅正准备第七次做母亲。

出生

1756年的新年在莫扎特家一开始就充满忧虑。安娜·玛丽娅的情况让人一天比一天更担心，但她默默地忍受着，毫无怨言。她的两眼已失去了笑意，经常愁眉锁眼，一旦身旁无人，就会悄然落泪。在回答丈夫的疑问时，她总以说笑来应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他的担忧。

终于，可怕的备受折磨的长时间的阵痛开始了。尽管这是意料中事，早已作了准备，但正因为如此，它的来临更令人措手不及。利奥波德几乎是在最后一刻跑进城去请接生婆的。没等接生婆钻出马车，他就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家。

家里笼罩着阴郁的静默。利奥波德心跳加快，若断若续，左太阳穴也突突地猛跳。

是否来晚了？……

他急速地走向妻子卧室，敲了敲门。又敲了一次。随后敲得又快又急。然后咳嗽了一声，又咳了一下，并喊道：